

“粉色水瓶”里的秘密

“笑气”对神经系统的破坏性与毒品高度相似



在民宿发现的可疑粉红水瓶

近日，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一家民宿迎来了一位“很有特点”的客人。“第二天退住验房的时候，我看他房间里有好几个用空的水瓶，是那种粉红色的，这跟他外在形象反差实在很大。”民宿工作人员留意到这点，马上联系了派出所。

接报后，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侨英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做进一步核实。在民警指导下，民宿工作人员对该人住男子严某进行电话询问。严某称水瓶里装的是老家酿的米酒，他因心情烦闷，所以独自到民宿借酒浇愁。对于严某的说法，民警马上发现了明显疑点，严某自称“水瓶装酒”，而民宿工作人员在接触中却未闻到酒气。同时，严某使用的粉色热水瓶与近期“笑气”伪装高度相似。民警当即将严某留下的粉红热水瓶以及其他相关线索上报。经

集美公安分局禁毒大队进一步核实，派出所同步跟踪研判，确认严某可能吸食危险化学品“笑气”。

民警很快锁定严某并将其抓获。到案后，严某对其吸食“笑气”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。警方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对严某非法使用危险物质的行为处以行政拘留处罚。

无独有偶，今年年初，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部门开展集中设卡行动，在盘查一辆汽车后备厢时，民警发现车内摆放着八个包装箱，箱内装满了粉色瓶罐。当民警询问驾驶员张某这些物品为何物时，张某慌忙解释称“这些都是热水瓶……”民警凭直觉判断情况异常，随即将张某带回派出所调查。经确认，箱内所装物品为“笑气”，均为张某销售货物，共计 32 罐。张某因非法运输危险物质被依法行政拘留。

知识链接>>>

“笑气”是什么？

“笑气”，学名一氧化二氮，1772 年由英国科学家约瑟夫·普利斯特里首次合成。1799 年，化学家汉弗莱·戴维发现其具有麻醉和致幻作用，并尝试用于牙科手术，成为现代麻醉学的先驱。早期因其吸入后能引发短暂欣快感和不自觉发笑而得名“笑气”。“笑气”曾在医学上被用作麻醉剂，能够减轻疼痛和焦虑。在食品工业上，作为奶油发泡剂使用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“笑气”也被滥用为娱乐性药物。

在我国，“笑气”被列入《危险化学品名录》，非法贩卖、运输、储存可依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拘留；若造成严重后果，可能触犯《刑法》。

“笑气”虽未被归类为传统毒品，但其成瘾性、致幻性及对神经系统的破坏性，与毒品危害高度相似。国际上，美国、英国等已将其纳入管制物质。

“笑气”如何危害人体？

缺氧与窒息：吸入高浓度“笑气”会迅速置换血液中的氧气，导

致头晕、胸闷、肢体失控，严重时可引发窒息死亡。

神经损伤：抑制维生素 B12 代谢，长期可导致脊髓和周围神经病变，表现为手脚麻木、行走困难。

精神异常：引发幻觉、谵妄、攻击性行为，甚至精神错乱。

不可逆神经损伤：部分滥用者出现瘫痪、大小便失禁。

成瘾性：长期使用会形成心理依赖，追求欣快感而难以戒断。

如何避免“笑气”成瘾？

提高认知、避免接触：认清“笑气”的“双重身份”，明确合法用途与非法滥用的界限。远离可能接触到“笑气”的环境和人群，特别是在娱乐场所，警惕“无害”谣言，尤其年轻人聚会中常见的奶油气弹滥用。

法律与监管：支持执法部门打击非法贩卖，发现线索立即举报（如拨打 110）。

戒断支持：成瘾者需及时就医，补充维生素 B12、接受神经康复治疗及心理干预。

（综合整理自中央政法委长安剑、上海禁毒、上海物质成瘾治疗中心等）

一线社工

□ 张丽燕

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艰难地拉着满载废纸箱的推车爬坡，身后的小伙子不动声色地将手搭在车上助推。老奶奶没有回头，却在那只手搭上的瞬间就感受到了力量。这个温暖的场景，让我想起那些在毒瘾泥沼中挣扎的人们，以及默默将手搭在他们肩上，给予无声支持的禁毒社工们。当社工的手搭上他们的肩膀，他们同样能立即感受到那份不抛弃、不放弃的力量。

禁毒社工的工作常常如那位小伙子一般，是一种“无声的托举”。我们不会刻意寻求感谢，只是默默地将手搭在那些摇摇欲坠的生命上，给予恰到好处的支撑。

我记得自己入职不久，第一次接触服务对象小张时的情景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，小张因复吸被家人赶出家门，外套都没有穿，来到我办公室的时候，嘴唇冻得发紫，全身瑟瑟发抖。我没有说教，只是递上一杯热茶，轻声说：“先暖暖身子。”那一刻，小张的眼泪夺眶

而出——他已经太久没有感受过不带评判的关怀了。作为禁毒社工的我知道，对于这些心灵布满创伤的人而言，行动永远比言辞更有力量。我们像那位推车的小伙子一样，懂得真正的帮助有时无需宣告，只需一个坚定的存在。

然而，这种托举绝非易事。禁毒社工面对的是一群被社会贴上“不可救药”标签的人，他们的信任之墙高耸而厚重。王某曾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，因一次好奇染上毒瘾，家财散尽，妻离子散。当我第一次接触他时，换来的是充满敌意的眼神和“少来管我”的怒吼。但我没有退缩，每周定时出现，有时只是安静地坐在小区的长椅上陪他发呆。

三个月后的一个雨天，王某突然崩溃大哭：“你们为什么还不放弃我？”

我平静地回答：“因为你自己还没有放弃自己。”这种坚持不是源于职责，而是出于对每一个生命价值的深信不疑。禁毒社工知道，重建信任如同老奶奶感知到的那一

推——不需要言语，但需要时间的沉淀。

更令人动容的是，当那些曾深陷毒瘾的人走出阴霾后，他们的感谢往往如老奶奶那般质朴而深刻。成功戒毒的刘某带着自己烘焙的蛋糕前来，她说不出华丽的感谢词，只是红着眼眶一遍遍重复：“我记得每一双帮助过我的手。”

这样的感谢不张扬，却直抵心灵，因为它们承载着生命最真实的重量。

禁毒社工的“手”有着多种形态——有时是深夜接听求助电话的耐心，有时是为服务对象与家人调解的奔波，有时仅仅是一个相信的眼神。我的服务对象中有一位反复复吸的中年男子老陈。每次老陈复吸后回到社区，都羞愧得不敢抬头。但我总是告诉他那句话：“回来就好，我们重新开始。”

在第五次“重新开始”后，老陈终于打破了复吸的魔咒。他后来对我说：“是你的不放弃教会了我不要放弃自己。”这种托举不是一次性的施舍，而是长期的陪伴，它传递着一个

简单而深刻的信息：你的跌倒不会定义你，重要的是你总能重新站起来。

在这个习惯于速成和即时回报的时代，禁毒社工的工作显得尤为珍贵。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只是日复一日地将手搭在需要帮助的人肩上，给予恰到好处的支持——既不会过度干预剥夺对方的自主性，也不会因困难而撒手离去。当老奶奶说“你的手一搭，我就知道是有人帮忙了”时，她道出了人类心灵最原始的感知能力——我们都能识别真正的善意与支持。那些从毒瘾中走出来的他们，同样在生命最脆弱的时刻，敏锐地感知到了这种无声的托举。

禁毒社工的手，托起的不只是一个个沉沦的个体，更是社会的良心与温度。

每双被托举起的手，终将学会托举他人；每个被温暖过的心灵，终将传递这份温暖。当禁毒社工的手搭上他们的肩膀，改变的种子便已悄然播下。而那份不期而至的感谢，则如老奶奶上了坡后的那声“谢谢”，朴素而厚重，短暂却永恒。

（作者为自强宝山工作站社工）